

课堂上究竟发生了什么

吴非



从大学毕业到退休，我一直在一所中学教书，在讲台边，一节课又一节课，一年又一年，像农夫在地里耕作，平常极了。世代代，无数的人都这样劳作，一生做一件事。

每年，有几十万青年初上讲台，也有几十万教师告别讲台。对讲台，对课堂，人们有什么样的认识，为什么要教、怎样教，课堂上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始终是我感兴趣的问题。虽然一直浸润其间，但我总是无法让思考走向深邃，获得准确、客观的结论，因为社会在变，影响着课堂和人。

教师的职责是“教”，教学无非是“课堂”与“人”的关系。我至今仍然在思索课堂上的一切。在那些年里，每天都在思想，为此殚精竭虑，时喜时忧；那几十分钟的一节课，你虽然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，却无法预知那些妙不可言的细节或是突然出现的障碍，你也未必能清晰地描述它与未来的某种联系。人的一生，有12年要在小学和中学的课堂上度过，课堂上发生过什么，课堂将会对未来有什么样的影响，教师不能不思考。

课堂只是教师全部生活的一部分，但有职业追求的教师会不断从生活中汲取教育资源并获得灵感。这种职业状态，来自对“学”的认识，即他首先是思考型的学习者，他能明白这节课要做什么，同时也知道这节课对未来意味着什么。对

有追求的教师而言，每节课的作用可能都是独一无二的。

在课堂上，所有的人都在“学”，包括讲台边的这个角色。“教”的过程，也是“学”的过程。我从不介意所谓的“桃李满天下”，也从不以学生的成就为荣，教师职业的趣味，可能在于比一般职业能更直接地观察人的成长轨迹，并在探索与磨砺中成为有智慧的人。

教师在课堂上实践相关教学理论，有这种意识是积极的，不过，如果始终把课堂当作试验场，致力于课堂教学理论化，过于追求“创新”和“特色”，也许未必是明智的选择。一些教师教学技术娴熟，而当他致力于为自己的课找到一枚与众不同的标签时，很可能会违背规律，忽略教学对象。基础教育的特点，就在于始终着眼于“人的教育”，如果教师眼中只有“课”而无“人”，那样的“教”没什么社会价值。我不是个很有智慧的人，敬重常识让我少犯了很多错误。“东鲁春风吾与点”，是极高的教育境界，而我后来也想到，那也应当是极平易的教学常态。我常常憧憬那样的课堂，无论是做教师，还是做学生，甚至只是做一名旁观者。

功利的课堂和平庸的课堂同样无价值。学生的成长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价值追求。我们能看到，那些竭力不被世风压进平庸模子的教师，心中有“人”的教师，他的自由思想会照亮教室里年轻的心。每节课都是生命的脉动，用生命激情点燃的课堂，有温度，会成为教师生命的一部分。

我的课堂回顾有很多局限，我缺乏在不同学校工作的经历，对其他学科的教学了解也很孤陋。我做过很多努力，想观察不同的课堂经验，以更深入地思考“课堂和人”。很多教师重视课堂实践，不妄自菲薄，他们的讲述总能启发我的思考，那些独特的课堂体验显示了教育智慧，那些在不断反思中形成的经验，使我们更加珍视“课堂”在人生的位置。

在课堂上，我常想：这些儿童和少年，这些未脱稚气的青年，现在他们坐在这里，几十年后的某个时刻，他们的思绪忽然飞回童年的课堂、青春的教室时，脑海中会闪现什么样的瞬间，会出现什么样的场景？

有时，我也会想：教学，像长途跋涉，带着一群儿童、少年，或是稚气未脱的青年，往前走，有时停下休息，偶尔也会绕点儿路，甚至会走错路；虽然我可能熟悉这段路，但我每次带着不同的人；他们最终要去不同的远方，我带领他们，

直到他们有勇气踏上一段陌生的路，甚至去冒险。他们视我为同行者，抑或是智慧使徒，要在遥远的未来，当他们回望人生之路时才能判断。

基础教育的特点，在于教师的全部努力，经过漫长岁月之后，才可能从人的教养、习惯方面看到一点点作用，而追根溯源，却又未必能说清。教师一节课，仅仅是一滴水，但是，每一滴都是重要的，对于生命。

2014年11月南京

（本文选自《课堂上究竟发生了什么》，吴非著，即将出版）